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十回 盧方自縊蟠龍嶺 路彬指告鵝頭峰

且說兩個小童兒奉寨主令，跟嘎嘎前來上祭，半路一見，不知嘎嘎那裡去了。天氣不早，只可兩人去祭奠。擺祭禮，奠茶酒，燒錢紙，叩頭。諸所完畢，將傢伙撤下來，抬在食盒之內，抬將起來，由墳後頭土山子過去，不等嘎嘎，回寨交令去了。卻說盧爺瞧著小童兒哭的甚慟，自己就把這口氣挽住了。冷風一颯，悠悠氣轉，抬頭一看，童兒等蹤跡不見，自思：「五弟準是死咧，四弟也活不了。我們當初有言在先，不能同生，情願同死，到而今我可就等不的三弟、二弟了。」一瞧對面有棵大樹，正對著五爺之墳。自己奔到樹下，將刀解將下來，放在地下。將絲鸞帶解下來，可巧此樹正有一個斜曲股叉，一縱身將帶子搭好，挽了一個死扣。跪禱神祇，向著東京地面拜謝萬歲爵祿之恩，謝過包相提拔之恩；向著逆水潭叫了兩聲四弟；向著墳前叫了兩聲五弟；向著陷空島又叫了兩聲夫人，又叫道：「嬌兒啊！盧方今生今世不能相見了。」用手將帶子一分，兩淚汪汪說道：「蒼天哪，蒼天！我命休矣！」大義士把膊頸一套，身子往下一沉，耳內生風，心似油烹，眼一發黑，手足亂動亂跳，渺渺茫茫。

忽然耳內有人呼喚，微睜二眸，看見兩個人在面前蹲著：一個是藍布褲襖腰緊，藍布鈔包靴鞋；一個是青布褲襖，青布鈔包靴鞋。一個是白臉面，細條身材；一個是黑臉面，粗眉大眼。全都未戴頭巾，高挽髮結。黑臉面的手中一條木棍，眼前又放著一個包袱。盧爺自思：「方才上吊，怎麼這時節我坐在這裡？必是兩個人將我救下。」連忙問道：「二位，方才我在此樹上自縊，可是二位將我救下？」二人說：「是。你若大年紀，又不是窮苦之狀，因何行此拙志？」大爺說：「哎喲！二位若要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圖。奈因陽世間沒有我腳踏之地，是生不如死。」黑臉的說：「你瞧，這個不是他嗎？」

白臉面的說：「對對，是罷，老人家方才山神廟可救了婦人嗎？」盧爺道：「不錯，也是出其不意。聽見廟裡有人呼救，是吾將毛嘎嘎捆上。那位大嫂跑了，是二位的什麼人？」兩個人說：「這個包袱可是你的嗎？」盧爺說：「是我的。」盧爺在石頭上坐著，進廟救人，追出毛嘎嘎，見小童兒上祭，然後上吊，那裡還顧包袱？被二位拾來。

你道二位是誰？居住晨起望，打柴為生。一位姓路叫路彬，一位姓魯叫魯英，是姐夫郎舅。皆因路魯氏險些被毛嘎嘎污染，遇盧爺解圍，逃回家去，正遇路、魯賣柴回家。

一聞路魯氏之言，——路彬是個聰明人，伶牙俐齒；舅爺是粗莽庸愚。——魯英提了一條木棍，同路彬至山神廟找尋了一回，並沒遇見毛大。石頭旁邊撿著個包袱，拾將起來，正要回家，遇盧爺上吊。魯爺過去，將盧爺解將下來，盤腿耳邊呼喚，盧爺悠悠氣轉。

魯爺聽姐姐所言，救他之人，與盧爺面貌無差，連包袱都不錯。兩人與盧爺行禮，稱盧爺為恩公。盧爺問：「二位貴姓？」一人說：「我叫路彬。」一人說：「我叫魯英。」

盧爺問：「那位大嫂是你們什麼人？」路爺說：「是我賤內。」魯爺說：「是我的姐姐。」二人問盧爺說：「恩公貴姓？」大爺不肯說。路爺明白，言道：「恩公有話請說，我們雖與君山甚近，可是大宋的子民，有什麼請說，絕無妨礙。到底恩公貴姓？」大爺說：「我姓盧，單名一個方字。」路爺說：「莫非是陷空島的盧大老爺麼？」大爺說：「正是。」路爺說：「到此何事？」盧爺說：「方才你們說是大宋的子民，我方敢告訴你們。皆因按院大人丢失印信，讓賊人拋棄逆水潭中，我特前來撈印。」魯英說：「什麼？是你撈！」盧爺說：「不是。我們來了三個人呢，有我二弟、四弟撈印，是我四弟下去。」魯爺說：「下去了沒有？」大爺說：「下去了。」魯爺說：「淹死了。」盧爺說：「哎喲！」只聽「磅嘖」一聲，路爺打了魯爺一掌，說：「你胡說！」魯爺說：「下去就死。上回六月間，我們□幾個人，就是我水性好，拿繩子把我腰繫上，他們幾個人揪著繩子，我往水裡一紮，教浪頭一打，我就喝了兩口水。幸虧他們拉的快，不然我就淹死了。」路爺說：「四老爺那個水性像你嗎？御河裡頭淌過蟾，高家晏治過水，拿過吳澤。江海湖河溝壑池澗溪坑澗，無論多大水，不足為慮，何況此潭。」問盧爺從那方下去的。盧爺說：「從正西。」路爺說：「不行。活該湊巧，今天早晨，他們將印拋將下去，正是我們在上天梯下打柴，瞧他們在鵝頭峰拋下一樣東西。恰是日色將出的時候，黃澄澄繫著一塊紅綢子，拋將下去。我們只是納悶。你老人家說出，我才省悟是印。你老人家收拾，一路前往，我指告四老爺的方位。」盧爺點頭，由樹上將帶子解下來，係在腰中，將刀跨將起來，包袱拿起來，奔小神山。

一邊走著，路爺、魯爺問盧爺，因為何故在此自盡。盧爺又問路爺、魯爺說：「方才這個墳，可是我五弟墳嗎？」魯爺剛要答言，路爺怕他說出來，言道：「這個墳不是五老爺的墳。我聽說五老爺被捉，勸降君山，五老爺不降，假作一個墳，暗地裡有人。若有人前去祭奠，那是準被他們拿住。五老爺不降，被捉的人若降了，那就像五老爺降的一樣。這是鍾雄用意，你老可莫認真。」會撒謊人真說的圓全。蔣爺說的，盧爺還不深信；路爺的謊，盧爺信以為真。你道路彬何故撒謊？是聰明人一見而明。他想盧爺上吊，必是為他五弟之事。魯爺在旁發怔，他也不知他姐夫是什麼意見，又不教他說話。

走到上天梯上，魯英說：「小猴，小猴。」盧爺說：「不是小猴，是我們老四。」路爺又打了魯爺一下。路爺叫盧爺嚷「莫下去」。

焉知曉四爺頭次下水，自己穿上魚皮靴，摘去頭巾，拿尿胞皮兒罩住腦袋，藤子箍兒上有活螺絲，擰上兩把牛耳尖刀，把自己的衣服包袱蓋好，叫二爺給巡風。四爺紮入水中，被浪頭一打，自覺著昏頭轉向，不能隨水亂轉，逆著水力往下坐水，寒則透骨，霎時間筋疲力竭。前文說逆水潭鵝毛沉底，難道說蔣平比這鵝毛還輕麼？不然，有個情理：這水是亂轉，不是鵝毛到水就沉下去，是轉來轉去，轉在當中，往下一旋，即旋入海眼去了，故此鵝毛沉底。蔣爺下水，是活人，講究下水，就得知水性，憑他怎麼的轉，也不順著他去；若要順他到當中，也就旋入海眼去了。只是一件，寒則透骨，蔣爺禁受不得，坐了五六氣水，在水中看大人印信影色皆無。大略著再坐兩氣水，冷就冷死了。往上一翻上岸來，渾身亂抖。叫二哥拉出刀來，砍些柴薪，拿來火筒，捏火出，點起柴薪。四爺前後的亂烘，方覺著身體發暖，說道：「利害呀！利害！」二爺問：「可見著印沒有？」四爺說：「沒有，沒有。再看這回。」二爺說：「不好，莫下去了。」

四爺說：「不下去，焉能行了的了。」聽大爺嚷道：「莫下去！」四爺說：「大哥一來，又該絮絮叨叨的呀。」一躍身，紮入水中去了。大爺又嚷：「不行了，四爺又入水中去了。」

三人下上天梯，至逆水潭涯，叫道：「二弟！我與你薦兩個朋友。」二爺猛回頭，倒嚇了一跳，問：「此二位是誰？」盧爺將自己事說了一遍，也把路、魯二位的事學說了一回。二爺反倒與路、魯二位道勞。盧爺問二爺四弟撈印之事，二爺也把四弟撈印毫無影色說了一回。等夠多時，四爺上來，仍去烤火，暖了半天。盧爺與路、魯見四弟，說鵝頭峰拋印之事，說了一回。蔣爺一聽，說：「這可是天假其便。」要奔鵝頭峰撈印。撈得上來，撈不上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